

楔子 口不擇言的詛咒

口不擇言的咒罵，常常帶來後悔莫及的結果。

一輛接著一輛的遊覽車在山路上行駛，時值春季，天氣晴朗，一旁的山壁上綠樹成茵，百花齊放；而另一側雖是深崖絕壁，但遠眺可見下方寬廣的河床，置身於大自然中，讓人身心舒暢！

藍色的遊覽車長龍中，唯一一台紅色遊覽車上的學生們，可沒那種好興致去關心美景。

「下一首換誰？換誰？」前頭的人拿著麥克風大喊著，「這首歌誰要唱啊？」這是某高中的畢業旅行，學生們吵吵鬧鬧、興奮得不得了，或聊天或吃零食，其他人則拚命拍照、不時在通道上走來走去找人合照，還有一群人正唱得起勁。

「老師啊，請他們不要一直站起來，這山路很危險耶！」司機大叔皺起眉，對老師大喊著。

女導師立刻拿過面前的麥克風，「同學！坐下、坐下！唱歌的坐在位子上就好，拍照的同學也是，不要站起來！」

一票調皮的男學生勉強坐下，麥克風只好靠傳遞的，但車內依然一片亂烘烘，吵得不可開交。

「笑一個！」張家瑋拿起手機跟一票同學自拍，然後開始傳送圖片訊息。

「張家瑋，你幹麼？發簡訊給誰啊？」大餅好奇的湊上前。

「嘿嘿！」張家瑋露出一臉奸笑，「唯一一個不能來參加畢業旅行的可憐蟲。」

「哦～～哈哈！讚啦！」大餅連忙附和，「要記得把可憐蟲三個字加上去。」

原本滿心期待畢業旅行的葉人豪，因為得了型流感，學校不得不勸他待在家中靜養，因為此類流感傳染性極強，要是讓他跟同學關在遊覽車裡，不知道會有多少人被傳染。

張家瑋這群人向來調皮，為了這件事已經鬧葉人豪好些天，到現在出發在車上，還不忘補上最後一擊！

「厚！幹麼這樣！」張凱喬噘起了嘴，「他不能來已經很難過了，你們為什麼還要一直鬧他！」

「好玩嘛！誰叫他那麼在乎？」張家瑋按下傳送鍵，「他越在乎就越生氣，我們覺得越有趣怎樣，妳是喜歡他喔？一直幫他說話。」

「這跟喜不喜歡沒有關係。」張凱喬長得相當清秀，很多男生都喜歡她，自然常是被人拿來逗弄的對象。「你們整人不要太過份啦！」

「今天是什麼日子啊，正妹？愚人節耶！」張家瑋高舉起手機，「整人萬歲！惡作劇有理！」

「哼！」張凱喬一撇頭，坐了下來。反正跟這票死男生講不通！真搞不懂怎麼會有這麼無聊的人。

沒過幾秒，張家瑋的手機響了。

「欸，可憐蟲打來的耶！」他高呼一聲，按下擴音鍵，一堆男生立刻圍過去看。

張家瑋一接起電話就揶揄道：「喂～～可憐豪！你睡過頭嘍，我們出發了耶！」一旁的同學們噗哧笑了出聲，都在期待葉人豪會有什麼反應。

「你、你們不要太過份！」電話那頭傳來忿忿不平的聲音。

「不能來畢旅好可惜吶！你都不知道這邊風景多美！」張家瑋繼續加油添醋，「風景超正，空氣又新鮮！」

「喂，病毒傳播器，你就認命待在家啦！全班就你一個人中流感，萬一來了帶衰怎麼辦？我們也是為你好嘛。」大餅跟著補充。

那群男生又爆出一陣大笑，張凱喬忍不住轉過頭罵他們幼稚。

「你們會迷路！」莫名其妙的，電話那頭的男孩氣急敗壞的冒出這句話。

「啥？」張家瑋愣了一下，「你是發燒燒壞腦子嘍？」

「你們的畢旅一定超爛的！車子會在山裡迷路，永遠永遠找不到回家的路！」

一票男生圍著電話，沉默了兩秒後，再度爆出哄堂大笑。

「他真燒過頭了！」

「有沒有去看醫生啊？」

「我們有專業司機領隊，怎麼可能會迷路啦！」

「好恐怖喔～～那你趕快給我們地圖啊！還是你要來帶我們出去？」張家瑋頓了一下，「噢，抱歉，我忘記了——你根本不能來厚？哈哈！」

「地圖……地圖沒有用！因為你們注定會迷路，永遠永遠出不來！除、除非你們找到替死鬼，否則永遠都回不來！」

什麼玩笑都能開，但當「死」這個字一出來，氣氛瞬間變得凝重。幾個男生開始戳戳張家瑋，覺得他玩笑開太重了，感覺葉人豪是真的很不爽了，所以才口不擇言。

「你幹麼詛咒我們啊？太過份了吧！」張家瑋不悅的大吼出聲，「開開玩笑是會死喔，神經病！」

「我就是詛咒你們！我詛咒你們三十四個人都回不來！」

不等張家瑋掛掉電話，電話那頭的掛斷，車內陷入一片寂靜，連唱歌的同學都靜了下來。

張家瑋的手機擴音超大聲，至少每個人都有聽見最後一句話。

「打去道歉！」張凱喬趴在椅背上，勸著張家瑋，「出來玩明明高高興興的，聽見這個好掃興喔！」

「對啊，快打去講一下好了。」其他人紛紛起鬨，不知道為什麼，大家雞皮疙瘩全冒了出來。

「道什麼歉啊？他亂講你們就信喔！今天是愚人節，他是故意整我們的！」面子比什麼都重要，張家瑋把手機往口袋一塞，一屁股坐了下來。

同學們你一言我一語的，雖然是愚人節，但這種玩笑實在令人不舒服；不過沒幾秒後，車內又恢復了吵雜，這種「小事」並不值得他們放在心上。

張凱喬回身坐定，她的位子靠窗邊，是欣賞風景的好位置，她望向窗外，看見正經過的山景似乎有些怪異，但她還來不及細看，車子就轉了一個彎，只見不遠處

有條隧道。

「咦？」她忽然看見前面的擋土牆邊，立著一塊細長的白色牌子，上頭有著令人怵目驚心的紅色字體。

身邊的同學也湊過來看，直到遊覽車經過那塊牌子，身體依然無法動彈。

牌子上寫著：上個月此處罹難三十四人。

張凱喬轉動眼珠，看向身邊的同學，彷彿在問：妳看到了嗎？

同學蹙著眉心，眼底透露著恐懼，緩緩的點頭……她看見了。

瞬間，遊覽車進入了隧道，車內陷入一陣昏暗，這讓情緒緊繃的兩個女孩緊握住雙手，不安的微微發抖。

「張家瑋，你剛有沒有看見路邊立的牌子？」前頭有人拿麥克風大吼，「你快點打去跟葉人豪道歉啦！」

「什麼東西」

「剛剛那個牌子寫說，這裡上個月有三十四個往生者啦！」另一個坐在窗邊的同學果然也看見了。

一個聲音不安的響起，「我們班……不是三十三個人嗎？扣掉沒來的再加上老師和司機，就、就剛好是一」

「噫—」遊覽車忽然緊急煞車，所有人都因作用力而往前急衝！接著傳來「叭」的長鳴聲。

「……」驚魂未定之際，隧道裡的燈光竟然快速熄滅。

「哇呀—」

## 第一章 暗夜的鬼魅之音

別貿然接聽沒有號碼的來電，你可能會聽見來自地獄的呼喚。

電腦桌上的小時鐘「滴答滴答」響著，秒針一格一格的推移時間。莫言坐在桌前沉思，電腦螢幕是空白的，他的畫板擱在手邊，離交稿日只剩三天，他卻絲毫沒有心思工作。

他是個繪者，雖為標準宅男一枚，但是卻有張足以成為明星的俊美臉龐；他不以這張臉為傲，縱使只要出門就有機會讓一堆正妹神魂顛倒，他還是寧願窩在家裡。

他討厭出門、不喜歡擁擠、更厭惡陽光，最喜歡窩在這個陰暗的小窩裡。

所謂陰暗，是因為他刻意訂製的厚重黑色窗簾，將向西的四面大窗戶全部遮住，即使時值炎夏依然可以阻隔所有的陽光射進屋內，一年三百六十五天，天天如此。

陰暗的環境令他感到舒適，他才能夠靜下心來，繪製應接不暇的畫稿。

他以「破妖」之名聞名業界，許多靈異驚悚小說的封面、電影海報，甚至是奇幻電玩的人物，都出自於他筆下；遠近馳名的原因無他，僅一點一栩栩如生！

不管是猙獰咆哮的惡魔，或是電玩中聖潔的巫女，只要由他繪出，都彷彿會活生生的自平面走出一般，正因為如此，他的作品炙手可熱。

「熱到都快火燒屁股了……」莫言嘆口氣，接不完的 Case 啊，「這些人當我是神嗎？連在睡夢中也能畫出東西喔？」

他邊抱怨邊想：雖然不缺乏媽豆，因為他只要出門去晃晃，就能黏回一堆孤魂野鬼，可以用來臨摹，但是他也需要休息的好嗎？

「乾脆讓外公弄個工作退散的道具給我算了。」

況且，他現在對於「繪畫」這件事情，已經沒有那麼確定了。

一個多月前的情人節，一款由他設計包裝的巧克力暢銷熱賣，造成「瘋狂」搶購；緊接著食用巧克力的人們開始出現問題、失蹤案頻傳，在情人節當日更出現吃人的狀況。

他隔壁那個可愛的鄰居楊舒喬也宛似中邪，為此他不得不深入調查，才發現原來那批巧克力大有問題……而在調查的過程中，他更發現到一項驚人的事實——巧克力之所以被瘋狂的搶購，是因為他的設計、他的畫。

他親手繪製的「EAT ME」巧克力包裝，讓看見的人會歇斯底里的想要吃掉巧克力。

也就是說，他的畫具有一種……

「I'm amazing (amazing), yeah I'm all that (all that). If I ain't on my grind than what you call that……」

莫言登時跳了起來，他的音響忽然打開，音樂聲大作，完全不怕會吵到人似的放肆。

而他身邊一個手肘、膝蓋均扭斷的死靈，正愉快地隨著 Rap 跳起嘻哈舞步！

莫言「」的把音響給關掉，跳得正起勁的死靈一怔，不悅的再次開啟音響，他發現沒了韌帶，跳起舞來可以更加靈活耶！

這逼得莫言不得不扯掉插頭，但死靈意忿忿的開始唱起 Rap，因為車禍而身亡的他，胸口開了一個大窟窿，邊跳還邊噴血……若不是他的頭骨已壓扁到分不清樣貌，莫言猜側他應該只有十七、八歲。

莫言起身走到廚房拿出兩個補鼠器，在該插上乳酪的地方點了兩根三角柱形的香，接著從容走回跳得忘我的死靈腳邊，好整以暇的放好。

「唔，第一次使用，不知道效果如何？」他眼帶笑意。

死靈的耳朵上還鑲著耳機，大概是車禍的撞擊力太大，耳機都嵌進頭骨裡了，可惜 MP3 壞了，他只能自哼自唱加自跳。

「啊，工作工作！」莫言拿起畫筆，畫起這詭異好笑的死靈，昨天下午看見他一個「鬼」在路中央獨舞，才特別開放讓他跟回家的！否則以他貼的界符量，連百分之零點零一的死靈都溜不進來！

死靈跳得正起勁，終於一腳踩上了捕鼠器——「！」

兩隻腳都被捕鼠器夾中，死靈低首一怔，不到兩秒便開始舞出他這輩子最動感的舞蹈。

「哇哇——燙燙！」他變形的嘴哀嚎著，「把那個香拿走！拿走啊！」

「刻意擾人安寧，也是違法的喔。」他不管死靈跳得多激動，逕自將他手舞足蹈

的模樣畫下，只是壓扁的頭顱實在難看，所有東西都擠在一起。莫言遲疑了一會兒，將耳機給畫了出來。

熱愛音樂的鬼，他落款這樣寫。

「好了！你該走了！」擱下畫筆，莫言從桌前拿出魔術靈，他幫符水噴罐升級了，上一次受傷時，隔壁的楊舒喬來幫他打掃，他才發現清潔劑的噴頭非常好用！兩段式開關，而且有一段能花少少的量、噴灑很大的範圍。

轉到 Spray 的地方，莫言才準備噴灑，他的手機卻突然響了起來。

「嗯？十點？」不管是經紀或是衰人麥克，都不可能會在這時候打來吧？他拿過手機一瞧，無來電顯示。

「莫非是詐騙電話？」莫言暗自微笑，打算接起來聽聽內容，再把這隻 Rap 鬼透過電波引過去那兒好了！

他打定主意，按下通話鈕。

「喂？喂—有人接了！天吶！」電話那頭傳來驚恐的聲音，「求求你，救救我們！求求你！」

惡作劇？莫言擰眉。

「我們迷路了！我們找不到出去的路啊！」好幾個人的聲音重疊在一塊，其中還夾雜哭聲，聲音聽起來年紀並不大，感覺像是一群青少年。

「你們在哪裡？」他斂起笑容，沉著聲問。

「我們……嗚嗚……我們迷路了！」他們的聲調很緊繃，哽咽著大吼，「車子開過隧道後就迷路了！我們一直出不去、出不去！」

「隧道？哪個隧道？」

「拜託你救我們！我們迷路了！救……」電話那頭突然出現雜音，接著什麼都聽不見了。

「喂？喂？」莫言連喊了幾聲，卻再也沒有回應。

他放下手機，查看來電紀錄，確定並沒有任何號碼，也無從回撥起，「是惡作劇電話嗎？今天是愚人節，搞不好是哪些無聊的傢伙隨機撥號嚇人？」

不過……他仔細思量，為什麼他彷彿聽見了電話那頭傳來一種非人的哀鳴？

他聽力雖然不算頂尖，但至少看過的鬼不計其數，知道鬼的哭嚎跟人是不同的。

就像跟前這個拚命跳舞的傢伙，他唱的歌實在有夠難懂的。

高舉起清潔劑，「滋」的按了一下，符水果然以放射狀，大範圍的噴上死靈的身軀。

「嗚哇哇哇！」先後慘遭薰香與符水清潔劑襲擊，死靈嚇得逃之夭夭，邊冒著煙邊瘋狂的朝窗邊撞去，卻立刻被反彈回來。

「啊，不好意思！我忘記鬆開界符了。」莫言忙不迭的探身向前，把電腦桌前的那道界符給撕開一小角。

這是用可再貼口紅膠黏的，可以反覆利用，非常方便。

死靈縮成一小團煙霧，逃難似的自窗縫鑽了出去，臨走前莫言沒有錯過他最後的樣貌，耳上的耳機不再嵌入頭骨裡，而是正常規矩的戴在頭上。

一如他剛剛所繪製出來的模樣。

他的畫，果然具有某些力量……只是他尚未摸清楚該如何使用。

他打從娘胎出生開始就有與常人不同之處，最明顯的便是陰陽眼，看得見各種非人，但是他從未予以理會；另一個是靈敏嗅覺，任何魍魎鬼魅的味道都逃不過他的「法鼻」。

雖然具有這些力量，但他從不想接觸，直到去年聖誕節開始……他簡直是被迫面對那些死不休的惡鬼！

偏偏陰錯陽差又認識一個天生力大無窮，暴力到無法形容的「幼稚園老師」安琪，然後他的平靜生活從此陷入了一種風暴當中，簡直不得安寧！

「幸好暴力女這幾天要跟朋友去旅遊度假，謝天謝地，我有幾天安靜的日子可以過了……嗯？等一下！」

莫言覺得自己似乎忘記了什麼事，趕緊坐回電腦桌前，點開行事曆一瞧一旋即狠狠的倒抽了一口氣！

「星期天—外公要來！」莫言猛的站了起來、搔搔頭，一副無奈又為難的樣子。

「這時候忽然覺得暴力女可愛多了。」

因為外公非常喜歡在家開轟趴，參與者人鬼比例懸殊，他還為了這件事困惑許久，怎會有人喜歡廣邀附近所有的地縛靈來開趴的？

手機忽然又響起，莫言狐疑的再次觀察，又是沒有來電顯示。他按下接聽鍵，背景是一連串的雜音與哭聲。

「我們迷路了！求求你幫我們！喂？喂？」

莫言這次來不及說話，電話那頭又斷了訊，他遲疑了好一會兒，坐回電腦桌前點開MSN，想看看萬事通先生在不在線上。

欲心。他敲了唯一一位網路上的好友，他私下稱萬事通先生，俗稱駭客。

哈囉，難得你會主動找我。

你最近還有在駭警方電腦當娛樂的習慣嗎？

噢，你怎麼能問得這麼白呢？我這種市井小民怎麼可能會做那種事？

……

有什麼我可以為你效勞的？

莫言臉部微微抽動，剛剛說的都是廢話！他迅速敲打鍵盤：最近有什麼失蹤案嗎？

失蹤案天天都有啊！根本列都列不完……你要停屍間的屍體照片還是驗屍報告？

我要那些照片幹什麼？不要每次都隨便給我駭進硬碟裡存檔！莫言頓了一下，我要查集體失蹤的案子……對象是青少年。

MSN的另一方突然沒有回應，莫言倒不急，他知道應該是欲心正在進行駭客任務，駭進各個警局系統，找尋所有已報案資料。

不過四十秒，視窗出現了欲心正在傳遞訊息的字樣。

有了！接著欲心貼上一大篇紀錄，內容關於下午兩點應該抵達民宿的學生們，搭

乘的整台遊覽車失去聯繫，目前警方正在搜索中。  
前後的遊覽車均平安抵達，獨缺三年四班的學生。  
據後面的遊覽車司機及各班導師確認，大家是一同進入隧道的，並沒有差太遠的距離，但是自隧道出來後，四班的車卻平空消失了。  
以五班司機的印象最為深刻，因為唯有四班的車是新購入的紅色車子，其他都是藍色的，所以當一出隧道口時，前頭的車竟是藍色時，五班的司機覺得莫名其妙，一直開在前頭的紅色遊覽車咧？  
隧道沒有任何岔口，回頭去找避車彎，也沒有停靠車輛，四班的車就這樣人間蒸發了。

莫言看著欲心轉貼過來的紀錄，不由得多瞥了手機一眼。  
他體質特異，總是能吸引非人界的事物，在靈異的說法中，有一說是關於靈魂等於電磁波的理論，這個理論算是目前最廣為人所接受的。  
而他也接受這樣的理論，因為那的確是事實。  
他看得見那些壓扁、開腸剖肚的東西，是因為磁場相近、波長符合！  
而手機也是透過電磁波……加上他的磁場，讓他有了不好的預感。  
你現在又能未卜先知了嗎？這件事還沒上新聞呢！欲心自然問了。  
剛剛接到一通奇怪的電話……

今天是愚人節，惡作劇電話多的很！  
嗯，或許。莫言草草打了兩個字，他也希望只是惡作劇電話。  
怎麼？你覺得是真的啊？如果是真的就炫翻了，從去年到今年，每逢節日你都有事耶！  
閉嘴！我要去睡了。莫言蹙起眉頭，哪壺不開提哪壺！  
科科……晚安。

關上螢幕，莫言又盯著手機良久，不知道自己是否在期待它再度響起。  
但最終他還是將手機切成無聲，熄了燈，早早上床睡覺。過些天外公來的話，還有一場硬仗要打，他得趕快把稿子畫好送出去，也希望剛剛的電話只是一群死小孩在惡作劇就好，希望……  
在莫言沉睡之後，桌上的手機再度亮了起來，綠色的光在黑暗裡閃爍，彷彿正發著無聲的呼喊。  
我們迷路了……求求你救救我們啊……

淡黃色的麥片嘩啦啦的倒進碗裡，在牛奶上載浮載沉，莫言將盒子封好，安穩舒適的坐在餐桌前，準備品嚐美味高纖的早餐。  
這恐怕是他最後的清靜時刻了！因為再過一個小時，他親愛的外公就會出現在這棟屋子裡。  
外公北上有事要辦，他沒有細問是什麼大事需要到他老人家借宿一夜的地步，因為依外公的能力，再大的事也能在短時間內解決。  
他是個有陰陽眼但是很肉腳的人，對於降妖伏魔這種事情完全不拿手，只會拿外

公的符水跟道具來趕趕鬼、驅驅魔，其他啥都不會；可是外公就不一樣了，他不但能淨化妖鬼，甚至能通三界。

外公是能通人、鬼、神三界，赫赫有名的「三界公」。

他生意好得不得了，完全不需要開廟設宇，光是「別人」介紹的生意就應接不暇，偏偏人類總愛招惹麻煩事，有時是因果報應、有時是自惹麻煩、有人則是無意犯忌，總之，非得靠外公出馬解決不可。

外公不把這當工作，而是當成天職，他可是樂在其中咧，最好每天都能跟這些魍魎鬼魅交手，有好幾隻還「不打不相識」，現在跟在外公身邊，儼然是最佳保鏢！莫言打小是外公一手帶大的，爺孫倆可謂相依為命，但他的個性本事全部沒有受到污染……影響，作風自成一局，不愛與人相處更討厭跟鬼為伴，說不定這還是被外公害的。

誰叫外公老喜歡叫滿屋子的鬼來「熱鬧熱鬧」？又不是不知道他有多討厭那些傢伙，更厭惡他們身上散發出的腐臭味！這次外公借宿，肯定是大事，他沒問並非不孝，因為就算天都要塌下來了，外公都會跟他說小事、小事～～

「這樣幹麼問？呔！」

吃早餐配一下電視，他最愛旅遊生活頻道，不過今天他刻意先選擇了新聞台。因為愚人節那晚接到無顯示來電的電話後，隔天一早手機竟顯示了十二通未接來電，一通一通查看，一樣是無顯示號碼，他無從回撥，之後也沒有再接到那樣的電話。

而前一日請欲心查的消息，也在四月二號登上了新聞版面。

該高中三年四班的學生連同導師、司機，依然下落不明，甚至連遊覽車的蹤跡、殘骸都不見蹤影。

新聞播得沸沸揚揚、警方調查得戰戰兢兢、靈異傳說更傳得繪聲繪影，平空消失的遊覽車、通往異空間的詭異隧道，一堆別名紛紛出籠——最令人訝異的，失蹤的不只一台遊覽車。

因為接下來幾天，陸陸續續有失蹤案傳出，每一個失蹤者的家屬都證實，失蹤者的確是行經那條山路、甚至是那個隧道。

一天數個失蹤者，都是在遊覽車失蹤案後三天才集體爆發出來，於是現在沒有人敢再前往那個隧道，而改由另一條替代道路通行。

警方已經證實隧道內並無其他出入口，整起案件陷入撲朔迷離當中，只剩下為數甚少的勇者，願意去闖闖那條隧道。

莫言凝視著電視，人界中沒有平空消失這種事，除非……車子是到了另一個空間。

他很不願意這麼想，但找不到其他解釋，或許等到一嘆？莫言突然直起身子，警戒的往門口看去！

「是什麼東西？」他飛快地站起身，「為什麼有這麼龐大的鬼氣？」

就在他住的這棟公寓裡！

莫言緊皺眉頭，飛快地衝到鞋櫃旁，把放在最上頭像便利貼的界符拿起，隨時準



備封住這間房間所有出入口—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的孤魂野鬼突然闖進這裡？  
依照他的體質，這些孤魂野鬼很快就會來到他家門口—

「叮咚！」

說時遲那時快，他家的門鈴響了！

莫言瞠目結舌的瞪著跟前的門，他可以聞到噁心的腐屍味自門縫下傳來，可以感受到外頭走廊上有多大量的遊魂在飄移，可是……從來沒有哪一隻鬼有辦法按、他、家、電、鈴，所以，只有一個可能。

莫言深吸一口氣，臉色不佳的拉開門！

「阿囉哈！」熱情的招呼來自蓄有一小撮山羊鬍的老者，他眯起眼高舉雙手，還打算跟莫言來場 Give me five！

莫言冷冷的瞪著他，還有他身後那票千軍萬馬，「你人來就好了，帶這麼多東西來做什麼？」

「啊？他們知道我要來看孫子，也想看看我的孫子嘛！」外公咯咯笑著，一雙手還懸在空中，「快點，乖孫，阿囉哈！」

「阿你個頭。」莫言臉色越來越難看，探身出去，看見幾隻遊魂妄想鑽進這層樓其他住戶的門縫底下。「喂！他們想幹麼！」

外公趕緊回首，吹了聲口哨，幾隻鬼立刻乖乖歸隊，而妄想鑽入隔壁鄰居的那隻遊魂就慘了，被門上的結界反彈入牆，疼得哀鳴。

外公伸長頸子一看，咦，隔壁的門框上有他的符水結界咧，敢情是寶貝孫子設的？他什麼時候跟鄰居有禮尚往來的習慣？

「你們，全部都給我站在外頭不許動！」莫言對著一大群各式各樣的遊魂發號施令，再轉頭看外公，「外公，你的行李呢？」

一臉哀怨的外公手還舉著呢，最靠近他的一個大胖鬼趕緊舉起雙掌跟他互擊，要不然老人家淚都快滴出來了；後頭則有兩、三隻鬼捧著外公的行李，禮貌的擠到前頭來。

莫言幫外公拎起行李，逕自走進屋內，外公還在外頭好聲好氣的跟那群遊魂講悄悄話，因為看孫子設的界符這麼多，他們要進屋也不容易啦。

「他就是這樣，生性怕羞……」

「外、公！」

「等他出去後，我再讓你們進來玩喔！」

「外公—」

外公摸了摸個兒光溜溜的頭頂，一臉委屈的走了進來，依依不捨的把門給關上。

「我不歡迎那些東西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！帶這麼多來幹什麼？」莫言實在很無力，「話先說在前頭，不准在我家開趴踢！」

「嘎？為什麼！」外公一臉驚惶失措，「可是我答應他們要辦一場別開生面的主題趴耶！主題是車禍亡靈，我打算召集附近所有因車禍死亡的靈體來這裡『搖一下』呢！」

外公越說，聲音越小……因為他寶貝孫子的臉，快要比外頭那群鬼還要可怕了！害得他迅速閉嘴，悶悶的往內走，剛好被電視正在播報的新聞引去注意力。

「噢噢噢！我有看這個新聞！」外公激動的指著螢幕，「已經越來越多人失蹤了，波麗士大人進去都找不到呢！」

「嗯哼。」莫言說著，拿起遙控器轉台。

「欸！你幹麼轉台？我還沒看完耶！」外公孩子氣的抱怨著，「這新聞夯成這樣，你怎麼無動於衷咧？」

「我喜歡看旅遊頻道。」他淡然應著，拿過手邊的餅乾，「夾心酥。」

外公忙不迭的挨在孫子身邊坐下，愉快地接過餅乾，喀嚓的咬了一大口，逕自拿走遙控器，再轉回新聞台。

「嘖嘖，真是喔……最近什麼事都有喔，越來越麻煩了！」他搖頭兼嘆氣，「你不知道最近的鬼越來越囂張，跟以前都不一樣了捏！」

莫言托著腮，外公到底是去哪裡學這些年輕人用語的？看著一個短小精幹、頭上無毛加上有白色山羊鬍的老人家用那種語氣說話，實在很不搭調。

「隧道果然有鬼嗎？」

「厚，我看更嚴重。」外公指了指螢幕，鏡頭剛好在隧道外頭從遠處拍攝，「你沒看深灰一片喔，霧濛濛哩！」

莫言定神一瞧，螢幕裡顯示的是陽光普照加萬里無雲，他疑惑的瞥了外公一眼，道行高果然就是不一樣

「所以呢？看得到是什麼東西作怪嗎？」

「看不見。」外公聳了聳肩，「啊又沒人來找我幫忙！我跟你說，這種事講鹽份的，沒鹽份很難成。」

「緣份。」莫言把嘴給噘了起來，「口弓二聲，緣。」

鹽份咧，乾脆去海邊算了，鹽份超高！

雖身為三界公，可以跟人鬼神溝通聯絡，但是外公有個基本行為準則，就是沒緣份的事不做。

也就是說，他不會主動去超渡被撞死在路邊還以為自己是活人的鬼、也不會去幫忙在山中飄搖不定的地縛靈，更不可能幫忙祛邪，除非家屬前來拜託、或是死者的靈魂親自委託。

有緣份自然他就能接到訊息與工作，這叫做「憑緣行事」，沒有緣份的事他不做，並非因為不情願，而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數，說不定對方命中不該有人解，所以他不能插手。

人活著時有法、死後有道、連妖都有法則，千萬不能干預與扭轉。

「如果隧道很邪怎麼辦？」他看那個隧道真的很不順眼，總覺得裡頭大有文章。

「怎樣？邪到有人一直打電話給你喔？」外公用寵溺的聲音說著，莫言不禁倒抽一口氣，「我的寶貝孫子超紅的！」

咦？莫言一驚，狐疑的看向外公。「你知道？」

外公吃完一塊夾心酥，又趕緊拿起另一塊品嚐，彷彿在說：哪有我不知道的事。

「你不會派小鬼來監視我吧？」莫言狐疑的環顧四周，這空間應該容不下任何一隻小鬼啊，「電話是愚人節那天打來的，我以為是惡作劇電話。」

「NoNoNo！」外公愉悅的拿起餅乾咬下，「那是自陰界打來的電話！」

「我就知道……」莫言輕嘆口氣，偏偏又是他接到。

「我無能為力。」莫言聳了聳肩，他向來不喜歡管事。

「素情很難說喔……」外公餘音未落，「叮一咚」的聲音突然又在房裡響起。電鈴響了？莫言目光狐疑萬分的往門口飄去，楊舒喬回家去了、安琪去旅遊，除了這兩個女人外，應該沒有人會按他家的電鈴。

莫言走上前，從貓眼瞥了眼，果然是不速之客。

門外站了一名女警，她有著令人難忘的秀麗容貌，濃密的劍眉在深邃雙眸上方，端正的五官帶有英氣，可謂英姿颯颯、威風凜凜！

他記得她叫……閻皓羽，中性的名字，又加上剛強的閻。

不過她今天帶了一個抽抽噎噎的男孩子，整張臉幾乎都哭腫了。

「我……好像不需要做什麼筆錄吧？」他每次見到這位女警，都是傷勢慘重的時候。第一次是平安夜，第二次是情人節，除了現在這一刻外，他沒有一次跟她見面時是安然無恙的。

「你好，莫先生。」閻皓羽勾起一抹笑，「上次寄給你的鑰匙圈，有收到了嗎？」

「完整無缺，謝謝。」莫言探手就把門邊鞋櫃上的紫水晶鑰匙圈拿起來晃了晃。

「今天有事要拜託你。」閻皓羽禮貌的微微點頭，「這位是我表弟。」

莫言看向低著頭、啜泣不已的男孩，他的眼睛都哭腫了，不過身上倒是沒有什麼魍魎纏身。他挑眉，「有什麼事是妳不能解決而我可以的？」

「你知道噬人隧道的事了嗎？」她猛地把表弟往前一推，「就是這小子幹的好事！」

## 第二章 吞噬生命的隧道

死亡會帶來恐懼，卻無法令人學到教訓。

深灰色的車子在蜿蜒的山路中前進，莫言幾乎沒有什麼睡，一路上僅是閉目養神，只是偶爾往窗外瞧時，會疑惑自己為什麼會在這裡。

「還有多久？」他坐得有點不耐煩了。

「大概還要一小時左右，快的話四十分鐘。」閻皓羽清楚的指出，因為這條山路杳無人煙，倒不用擔心塞車問題。

「喂！小子，」莫言拍了拍前座的男孩，「你再講一次你跟同學說的話。」

葉人豪怯怯的回過頭，用一種哀怨的眼神望向他。

一大清早，英氣逼人的女警就帶著這個高中生來，他是她的表弟，突然間哭哭啼啼打給當警察的表姊，說隧道的失蹤事件都是他害的。

因為重感冒而無法參加畢業旅行的他，心生怨懟，偏偏有一群同學在出發前就不停的調侃他，出發後又刺激他，甚至還用手機傳了一張他們在遊覽車上歡樂出遊的圖片給他，導致他忍無可忍，打了電話過去，詛咒了同學。

「我說，他們一定會迷路……一定要找到三十四個替死鬼，才有辦法找到路回

家……」提起這個，葉人豪又是一陣鼻酸。

「只是不能去畢業旅行，竟然說這麼重的話。」莫言擰眉，這句話看似簡單，但……

「我想說那天是愚人節啊！我太生氣就隨口嚇他們，愚人節不是可以亂講嗎？」

「是啊，可以啊！」莫言沒好氣的白了他一眼，「那你們班同學呢？」

葉人豪倒抽一口氣，噤了聲，乖乖的回過身子坐定，又是低泣。

「青少年以同儕生活為主，而且他們的世界只有唸書跟玩樂。」閻皓羽從照後鏡望著莫言，「不能去畢業旅行對他們而言，是天大的事。」

換句話說，別用大人的視角看他們。

莫言與鏡裡的銳利雙眸互看，挑了挑眉，他認同關於青少年生活比較單調這點，但卻無法認可因為這樣就任意詛咒人。

他原本是不想幫忙的，一來這件事太過離奇、二來他根本什麼都不會。不過最關鍵的是，天曉得他又會因此捲入什麼麻煩！

但是這位女警因為連著兩次接觸過他的案子，深知他有「異於常人」之處，隧道失蹤案的情況頗為特殊，因此她第一個便聯想到他。

莫言聽了直犯嘀咕，又一個把他當道士的人嗎？不！外公說了，人家這次是把他當天師啊……

都是外公在旁邊推波助瀾，直說鹽份來了！人家有事相求甚至登門拜託，這鹽份超重，他應該要接。問題是他拿什麼接？就幾瓶符水？幾串佛珠？幾個護身符，還有……

莫言瞥了一眼肩上的斜背包，外公鼓吹他幫助人以積善德後，慎重其事的交給他「錦囊妙計」。

他還沒打開看裡頭藏了什麼法寶，因為外公說沒遇險不能開，遇上事情再伸手進去摸，摸到什麼就用什麼，保證樣樣有用！還志得意滿的說「古有錦囊妙計，今有斜背包道具……」

想到這他就頭痛，他一不會咒二不會法，只憑道具就能應付那神祕詭異的隧道嗎？

莫言往窗外望去，一路上風光明媚，左手邊是高聳山壁，右方就是開的山路，山路繞著河谷鋪設，可以瞧見底下河床裸露、卵石遍佈卻鮮少溪水的河流。

遠遠的，他已瞧見臨近山頂，有一處沖天黑氣，黑得令他膽寒。

他為什麼要來這裡鼓吹他說鹽份夠多夠鹹的外公又沒一起來，只說他有正事要辦，還祝他旗開得勝？

旗開個……

「到了。」車子減緩了速度，閻皓羽狐疑的往前方探視，不免憂心忡忡，「奇怪了……」

「是啊，這當然怪！」

莫言看著車子掠過第一個檢查哨，一、兩部警車停在路欄邊，三角形鐵架就擱在路上，但一個警察也沒有；緊接著是好幾部 SNG 車，空無一人；然後他們遇到第一條黃色警示線，就綁在左右的三角鐵架下。

閻皓羽停下車子，下車將黃色警示線給鬆開。

從這兒可以看見彎道上的隧道口，一路而上，沒有警方、沒有媒體、沒有記者。

「不太對勁。」閻皓羽鬆開繩子後，坐回車裡，拿起了無線電，「喂，這裡是 7103，聽到請回答。」

她按下無線電，得到的卻是一片雜音，「沙沙……嚓嚓……」

一邊保持通話，她一邊緩緩的將車子往前開，莫言則提高警覺的望著四周，這片寂靜太驚人，怎麼可能會一個人都沒有？

尤其是媒體，颱風天都能站在溪流裡告訴大眾水深及腰的不要命式報導，怎麼可能這時會失去蹤影？

車子突然一陣震盪，像是輾過一個東西，莫言貼在窗邊看，發現是一台已碎掉的攝影機。

「停車！」莫言喊了一聲，閻皓羽登時煞住了車子。

「怎麼了？」她回首，眉宇之間都是警戒。

車子才停妥，莫言隨即下了車。他走向摔在地上的攝影機，通常攝影師總是機在人在，發生了什麼事會讓他們扔下這樣重要的裝備。

他伸手撫上黑色的器材，卻摸到一陣濕濡。他將之翻轉向上，映入眼簾的是一片猩紅。

「表姊，為什麼都沒有人？」關門聲傳來，葉人豪也下了車。

莫言只是以眼尾瞥了他一眼，趕緊隨手把血給抹掉。有未成年的小子在，別讓他看見這帶有血的景色。

「我不知道。」閻皓羽站在車子旁，繼續拿著無線電努力聯繫。「喂？我是閻警官！有人聽得見嗎？我的方位在隧道入口處十公尺外，請問有人在嗎？哈囉？」

「……嚓嚓……」

葉人豪也拿出手機來看，兩秒鐘後開始拜手機，他換了好幾個位子，卻都接收不到訊號。莫言這才把手機拿出來，該是滿格的地方出現一個大x，寫著「僅供緊急通話」。

唉……他要是真的撥 119，不知道會撥到哪裡去。

「沙沙……」無線電依然很不給面子，閻皓羽顯得有點焦急。

「我們走上去吧！」莫言喝著，「別再管無線電了，這裡的磁場特殊，不會有聲音的！」

「磁場？」葉人豪很好奇的睜圓了眼。

「你不會想知道原委的。」莫言神祕一笑，葉人豪卻為之一凜。

閻皓羽皺起眉頭，深吸了一口氣，右手擱在配槍上警戒著，同仁們不可能全數消失，就算是打劫，也不該會……她鬆開無線電，決定先跟著莫言上去。

「嚓！嚓！」無線電發出最後的聲音，然後是「哇啊啊啊——」

一陣淒厲的慘叫聲忽然自無線電裡迸射出來，閻皓羽嚇得重新抓回無線電，而剛掠過車子的莫言也立即回身衝過去。

因為太緊張，閻皓羽一時沒握好，等右手好不容易握緊無線電，正要按下通話鍵

準備開口時，卻被人狠狠的扯掉手中的東西！

閻皓羽瞪大雙眼，回神之際只看見莫言站在她身邊，右手拉著彈性繩，尾端垂掛著正在搖晃的無線電。

「救命！哇……救命啊！」那圓形的無線電順著繩子彈彈跳跳，呼救聲與雜音同時響起。

「你在做什麼」閻皓羽大喝一聲，伸長了手想搶回無線電。

「規則一，不要回應任何妳看不見的人。」莫言將無線電往車內一甩，「除非妳確定對方是人。」

咦？閻皓羽倒抽了一口氣，瞪著被扔回車內的無線電，那是年輕人的聲音，甚至還在哭嚎呢！可是她沒有辦法思考，莫言已經一把拉起她的手，扯著她走向臉色蒼白的葉人豪身邊。

「規則二，不許喊對方的全名。」他放開閻皓羽，輕鬆自若的說著，「我的筆名是破妖，就這樣稱呼我吧！你叫阿豪，妳呢，就叫 9527 吧！」

「……我為什麼要叫 9527！」閻皓羽不高興的斜睨了莫言一眼，那是星爺電影裡的角色，「叫我閻警官。」

莫言聳了聳肩，隨便她。

可是，葉人豪卻全身不停地顫抖，兩眼發直的瞪著警車。

「阿豪？」閻皓羽搖了搖他，「你怎麼了？」

莫言循著葉人豪的視線環顧四周，他這種超級陰陽眼都沒瞧見啥，別告訴他一山還有一山高，這小子看得比他更清楚？

「那個……那個是張家瑋的聲音！」他的聲音在發抖，「我不會聽錯的，那個是我同學的聲音！」

閻皓羽立刻擺出想衝回警車拿無線電的架式。

「別輕舉妄動，誰知道那位是生是死……」莫言回身往山下看，「不過……現在上來這一批應該是活人了。」

閻皓羽詫異的往下頭看—有三輛車緩緩的往這兒開來，每一輛都在行經檢查哨時緩下速度，似乎對自己前進的舉動相當質疑；若不是清楚的瞧見莫言他們三人站在那兒，恐怕一時半刻不會下車。

這時候上山來的，肯定是與山上員警失聯的當地警方、想來挖獨家的媒體、或者是堅持要從這裡回家的勇者。

人越多，莫言的心情就越差。

「長官！」在表明官階之後，閻皓羽向一位中年凸肚男敬了禮。

「別多禮，這裡是怎麼回事？上午之後就完全失聯了。」張局長帶著兩位下屬，瘦高的是李警官、壯碩者是大熊警官，他們不得不親自上來，因為大部份的警力都安排在這兒，卻盡數失聯了。

「不清楚，我們才剛剛抵達。」

另一邊忙碌的身影蹦蹦跳跳，一名嬌小的白衣女子手持麥克風，「快點拍，我要 SNG 連線，拍一下這景象……」看清楚眼前情況，她愣住了，「怎麼只有這些人？」

「我保證妳的 SNG 連不上。」莫言說完將視線落在最後一台車上，裡頭走出個孔武有力的男人，緊蹙著眉望著這一切。

「先生貴姓，請問一下剛剛這裡發生什麼事？」張珮娟完全發揮記者本能，麥克風立即往莫言嘴邊塞。

「我剛到，等會兒要進隧道一探究竟，記者小姐有沒有興趣陪我一起進去呢？」張珮娟瞪大了眼睛，視線越過莫言身邊往那陰暗的隧道口看，該死……她不敢！她回頭看著攝影師王政，他的鏡頭也大力的左右搖擺。

數家電視台互相聯絡，卻沒有人聯繫得上自己家的記者，他們家也一樣，但張珮娟等著播大新聞很久了，幾天前就守在離隧道最近的地方，一旦長官下令，她就飛也似的奔來。

「這也失聯得太誇張了吧？之前這兒滿滿的都是警察跟媒體啊……現在只有空盪盪的警車跟滿地的麥克風……還有摔碎的攝影機？」她喃喃道，語氣中充滿不可思議和微微驚恐。

那孔武有力的男人頭上繫著紅頭巾，走過來，定定的望著莫言，說出口的是帶有腔調的國語。

「我要回家。」

「這裡現在並不安全。」莫言一向深信與大自然相互依存的原住民，能感受到不尋常的東西，「你應該多少能感應到。」

男人不約而同的往隧道望去，點了點頭，「還是得回去。」

莫言原本想拒絕這麼多人前往未知的地帶，因為過去的經驗告訴他，多帶人只是多增加犧牲罷了！但是過去的經驗同時也告訴他，有時候同伴是能夠在緊要關頭伸出援手的。

「我不能保證進去隧道後會發生什麼事，請各位三思。」莫言說著，指向這一片詭異的荒蕪，「你們也瞧見這裡的情況、你們失聯的同事……」

「誰要你保證了？」張局長挺直腰桿，凸出小腹，用一種輕蔑的態度瞪向他，宣示地盤指揮權的態度明顯，只差沒說莫言憑什麼說話。

張局長使使眼色，李警官立即上前說明。

「我們已經確定稍早在這裡的同仁跟記者朋友都失聯，預測是有什麼事情吸引他們的注意，進而進入這個隧道。」他這麼斷定是因為沒有人下山，唯一的路只有往前走，「現在我們打算進去找人，如果各位也要一起進去，請務必聽從我們的指揮與調度。」

莫言默然的站到一邊去，反正等下遇到什麼怪事，麻煩不要鬼吼鬼叫就好；閻皓羽當然尊重長官，但是她更尊重專業與經驗值。莫言在這方面的經驗值太高了，等級超出所有人，她認為應該讓他領頭才是。

「我要拍攝喔！」經過短暫遲疑，但搶頭條的執著還是戰勝恐懼，張珮娟高舉著手，她的重點只有報導。

張局長勉為其難的點點頭，其他兩名警官也舉雙手贊成。事實上，若非不得已，他們三個根本不想進入這駭人的隧道！別說一車高中生失蹤，之後失蹤的人車如

此之多，簡直是隧道中的百慕達，他們為什麼要冒這個險？

要不是因為上頭下令，要他們快點把事情查清楚，不要讓怪力亂神之說充斥在媒體版面上頭，甚至要求張局長親自出馬，不然誰會去蹙這種渾水

幸好，還有一堆人也要結伴成行。

「張局長。」閻皓羽上前一步，「我們都知道隧道裡頭有古怪，這位破妖先生是我特地找來的，他有相關經驗，或許應該先聽聽他怎麼說。」

相關經驗？喂……莫言無力的扯了下嘴角，可以不要出賣他嗎？想要過低調的人生怎麼這麼難。

李警官這下眉挑得可高了，上下打量了莫言一圈，長相無可挑剔的俊美，這傢伙是來拍偶像劇的嗎？身材不差就是削瘦了些，臉色看起來有些蒼白，完全就是個小白臉，能做什麼？

「什麼叫相關經驗啊？」張珮娟好奇的發問。

「就是……」閻皓羽張口欲言，卻不知從何說起。因為由她開口說這些鬼魅之事實實在很荒唐，她是員警、是信奉科學的人，卻找了一個一

「就是這裡頭可能鬧鬼，以及，我有遇過。」莫言簡潔俐落的幫閻皓羽說完，引起現場一陣小小騷動。

唯有那繫紅頭巾的老大哥，不動如山，但雙眼卻迅速的瞥了莫言一下。

莫言這句話道出大家心中的恐懼，張局長當然也知道這裡頭大有問題，一條封閉、僅有兩個出入口的隧道，怎麼會有人消失？有人失蹤？就算人能從逃生路線離開，那車子呢？

有進無出，誰都知道這太不尋常了。

「什麼、什麼鬼！」大熊警官意圖駁斥，卻沒注意到自己的聲音在顫抖，「這可能只是一起綁架案，或是山難……咳！」

大概太過緊張，他說不下去，臉色難看的望向同僚，李警官立刻清了清喉嚨，趕緊接口，「閻警官，妳怎麼會找這種人來？」

「我處理過兩起跟他有關的案子，相信我，如果換做是你們，也會希望找個懂的人來。」她話不說破，但眼神卻堅定的讓張局長信服。

事實上他們雖倡導科學辦案，但是每每遇上破不了的懸案，誰不會到廟裡去祈求神明指引明路？夢見破案關鍵或是被死者託夢的警官更不在少數。

「好吧！破妖嗎？真是個明白的名字啊！」張局長忽然換上一副笑臉，跟剛剛的輕蔑態度差了十萬八千里，「有些事情我們專業、有些是你專業，那就麻煩你好了！」

誰專業啊？莫言擰眉，他只是一個繪者……一個天生跟節日犯大沖的倒楣蛋！

「規則講一下。」他懶得理張局長那近乎諂媚的神情，也不想理會那個把他當新聞話題的女記者，輕推了下閻皓羽，請她代勞。

所以閻皓羽再說了一次簡單的規則，關於名字稱謂，還有不要隨便回應聲音與叫喚等等，每個人要把大家的代號牢記在心。

張珮娟打死都要報導這獨一無二的大獨家，所以攝影師王政自然奉陪到底，他也



知道這新聞價值有多大！

加上被莫言稱為紅老大的原住民，堅持要回家，這樣要進入隧道的人數就有八個。

葉人豪原本被要求留下來，未成年的他不宜進入，但是他一想到自己得一個人留在外面，又想到莫名其妙失蹤的同學們，說什麼也寧願跟大家在一起。更別說，他認定意外的始作俑者是自己！

於是他們一行九人，就這樣往隧道走去，腳步再沉也得走上去。臨近隧道口是個險坡，開車還行，走起路來就有點吃力，短短十公尺，卻走得有些累人。

一直到接近隧道口時，沉重的壓力登時席捲而至。

超級廣大的隧道呈現在眼前，藉由陽光所及視線僅數公尺而已，那兒空無一物，只有地上的雙黃線依然存在。

再遠一點，可以瞧見隧道頂上的黃色燈光有的持續亮著、有的忽明忽滅，剩下的就是灰色的山壁，還有徹頭徹尾的黑暗。

對莫言而言，這是一種讓他背脊發涼的氛圍。

這裡頭有問題，他百分之百確定！因為那壓力驚人，在燈光每次閃爍之際，他都可以瞧見有什麼東西在空中竄動。

「嗚—喔喔喔—」自隧道另一端忽然傳來詭異的聲響，眾人正在疑惑之際，一陣風壓自黑暗裡撲面而來！

「哇啊！」張珮娟趕緊護住裙子，生怕這陣風吹得春光外洩。

強大的風襲來，那似悲鳴的聲音宛若風穿過孔洞的聲響，紅老大雙手合十喃喃自語，而莫言則飛快地摀住口鼻，整個人倏的蹲下身來。

天啊！好臭！這是什麼味道啊

莫言緊閉雙眼，不只是血腥味，還有一種腥臭味，彷彿是在海裡腐爛的生物，散發出一種混著海藻與腐化蛋白質的噁心氣息。

「你怎麼了？」閻皓羽擔憂的拍拍莫言的肩，這陣風是很大，但不至於吹倒這個大男人吧？

「不……沒什麼……」他臉色難看的重新直起身子，前頭的嘻哈二人警官輕蔑的瞥了他一眼，隱隱還帶著竊笑。

他沒空理那些嘲笑，他只在乎這隧道裡究竟存有什麼？

「沒有人知道進去後會看見什麼，會碰到什麼，我勸大家三思。」莫言還是出聲警告了，「真的不是非進去不可，最好是不要進去。」

閻皓羽一臉堅定，張珮娟兩腳都在發抖，可是記者的本能正鞭策著她，而紅老大波瀾不驚，彷彿莫言剛剛說的是火星文般，完全不受影響。

倒是那兩個警官面有難色，不停地交換眼神，腳步開始遲疑。

「怕什麼！隧道就隧道，能有什麼東西？」張局長一喝，像是在替自己打氣，「我是來找失聯的弟兄的，還有許多民眾，總是得進去看看找找吧！」

莫言閉上雙眼，強忍著噁心的氣味，他逼自己杜絕耳邊的吵鬧，要專心、要冷靜……雖然這是外公跟他說「鹽份超重」的事情，但他現在回身離開還是來得及。

睜眼，炙熱的視線傳來，葉人豪用一種既恐懼卻比任何人都堅定的眼神望著他。

「我要找到我同學。」他這麼說。

好吧！莫言穩下心緒，率先邁開步伐，那就走吧，既然是緣份！

一直到陽光都消失後，隧道裡變得伸手不見五指，剛剛在外面明明瞧見的隧道頂燈也頓時消失似的，成了一片徹底的黑。

警官們紛紛拿出手電筒，而攝影師也打開機器上的大燈，莫言則拿出隨身必備的手電筒，紅老大倒是從容，每一步都穩健踏實，有這麼多人開燈，他根本不需要照明了。

隧道裡除了他們的腳步聲外，幾乎沒有任何聲響，只有那強力的風傳送著悲鳴，定時自另一端襲至；閻皓羽計算過，大概是十分鐘一次。

「……喂！好像越來越冷耶！」張珮娟的聲音細細的，在隧道裡仍舊造成迴音。

「嗯，我也這麼覺得。」葉人豪出聲附和，氣溫的確越來越低。

像是自隧道頂有冷氣團降下似的，一點一點灑在他們身上，溫度以平緩速度逐漸降低。

氣氛寂靜的令人寒毛直豎，莫言不時往隧道壁上照去，因為他總覺得，那兒有聲音……怦怦、怦怦，固定節奏宛如心跳的聲音，從牆的另一端傳來。

可惜他的聽力不夠好，要是對鬼音聽力敏銳的安琪在的話……莫言深吸一口氣，有她在的話他就會很累！他是哪根筋不對勁，去想這些有的沒的！

曲折的彎道一個接一個，莫言未曾作聲，他拿著手電筒小心翼翼的四處照射，很驚人的發現一路走來，路上沒有一台車子或是人煙，嚴格來說，是絲毫未有蛛絲馬跡。

其實光是開車在隧道裡就給人一種龐大的壓迫感了，更別說當隻身走在隧道裡時，那種壓力更加巨大。

「燈！」葉人豪忽然驚呼一聲，對著前方喊著。

在左前方的彎道頂上，出現了泛紅的燈光。

似乎感覺到那兒有光明，眾人不由得加快了腳步，唯有莫言反而緩下步伐。

「難道沒有人發現，那燈來得很離奇嗎？」他皺起眉頭。

「從入口進來拐了六次彎道才看得見燈光，但是剛剛站在隧道口時，遠遠的就看見直線方向有燈了。」閻皓羽拉住身邊的表弟，一起緩下速度，「難道我們站在隧道口，可以看見六個曲折後的燈光？」

莫言失聲而笑，他覺得閻皓羽的口吻相當有趣，她像是不可思議又不願相信。

「妳認為這是可能的嗎？」

「絕對不可能！」閻皓羽斬釘截鐵的說，「我是物理博士，這種事根本不可能！」

「在人的世界中不可能，但世界上有很多科學無法解釋的事情，妳接觸我上兩個案子時就應該發現了。」莫言微微一笑，「我建議妳把科學角度拋開，否則妳很難承受接下來的事情。」

「接下來會有什麼事？」她的口吻不悅，手上牽著的葉人豪在發抖。

「我也不知道。」莫言沉下眼色，看著前頭幾近要奔跑的人們，「就是不知道……才令人感到不安啊……」

他不愛接觸人群，更討厭接近鬼魂，但偏偏從去年聖誕節開始，不斷碰到這些事，就像是……有人要他習慣一樣……

終於走到了彎道，眼前由一片昏黃的燈光照明，這段隧道頂燈全數開啟，只是比平常稍嫌昏暗，但至少燈火通明，可以收起手電筒。

可是卻沒有人因為有燈光而安心，因為眼前的景象，有些不可思議。

大量的車子任意停放在隧道之內，並沒有如同大家所想的，朝著一致的方向；車子橫七豎八的亂停，甚至還有車子直接撞上山壁，導致引擎蓋凹陷，也有不少座車車門敞開，大燈甚至還亮著，照著遙遠未知的前方。

「怎麼會這樣……」閻皓羽訝異的望著眼前一片亂象，「有人嗎？有人在嗎？」

「有人嗎……有人在嗎……」隧道裡傳來她的迴音。

大家只好分散開來，每一個人在凌亂無章的車陣中，找尋一條道路前進，這裡簡直像發生過重大災難、或是連環車禍一樣，還有為數不少的車子根本是停在別台車子「上方」。

張珮娟握著麥克風的手在顫抖，她正站在一輛四腳朝天的車子前方，那是她所屬電視台的 SNG 車，旁邊還有其他電視台的车子，裡頭空空如也，沒有一個人。昏黃的燈光加上這些異狀，如果說這裡發生過爆炸根本不足為奇，但卻沒有任何火焚燒的現象，也沒有看見這裡留下一滴血漬。

莫言望著連擋風玻璃都破碎的車子，不禁想問：車主呢？這些車子裡的人都到哪裡去了？

「張局長！」前方傳來驚呼聲，「是我們的車子！」

大家聽見呼聲後，便全部往聲音的方向移動，果然看見了幾輛黑白警車被擠在角落。

每一輛警車的無線電都連著線拖在地上，車門大開，大燈也照著前方，甚至連鑰匙都還插在上頭。

可是車內卻沒有人。

「人都到哪裡去了……」連李警官也不可思議的望著遠方，那如海浪般一層又一層的車潮，「而且這麼多車為什麼會停成這樣？」

「太奇怪了！」每個人心裡都有無數疑問，但是卻無從得到解答。

大量車潮、像發生車禍般的東倒西歪，但是絲毫不見血跡、杳無人煙，這太匪夷所思了！

「感覺好像……大家都在這裡下車，」葉人豪單純的說出了自己的看法，「然後走、走出去？」

所有人不約而同的回頭，望向他。

真是個好說法，大家同時在這裡下車，才會連車門都沒關，就逕自往前走。是什麼東西吸引他們連門都不關就往前走、是什麼力量促使員警連鑰匙都沒拔就離開車內？

「還不如說是平空消失還比較有理吧？」大熊警官說出了心底最可怕的想法，「誰會在隧道中間放下一切這樣走出去啊！」

許多人內心興起恐懼，即使一直說服自己那是不可能的事，可是當事實擺在眼前時，卻又無從解釋起。

莫言看向一直在四處拍照的閻皓羽，她儼然是個蒐證人員。

「感覺……」她直起身子，喃喃自語，「好像不太對……」

「這情況怎麼會對。」莫言淡淡回應。

「為什麼警方會開車進來？他們不是應該都在外頭嗎？還有 SNG 車，也全都擠了進來？可是隧道外面還有一、兩台空車……」

張局長聞言也湊了過來，與閻皓羽隔著一台紅色的汽車相望，「我們沒有下令要這麼多台警車前來搜索，這的確不尋常！」

「而且隧道已經封了三天了不是嗎？」張珮娟趕緊接口，「這隧道裡怎麼會有這麼多車？」

是啊，車子多到讓人感覺像是所有進入的車都……一起停在這個空間裡似的。

「好像逃難喔。」冷不防的，葉人豪皺著眉迸出這麼一句。

莫言定定的望著他，深吸了一口氣。逃難？真糟糕，他為什麼突然覺得這句話中肯到不行？

「劈——」

不知道哪兒突然傳出聲響，像是有什麼東西裂開似的。

最先反應的是紅老大，只是抬頭張望一秒，他竟瞬間邁開步伐，開始往前衝去！健步如飛的躍上汽車、踩過車頂，迅速的往前飛奔！

「那是……」王政丈二金剛摸不頭腦，他的攝影機正在捕捉聲音的來源，卻呆呆的望著快消失的紅老大。

「劈—— 劈 劈劈劈劈——」

聲音開始變大了，自遠而近，莫言用力一握拳後鬆開，一把將閻皓羽往前推。

「什麼？」她帶著微愠的回首。

「跑！」莫言大吼一聲，拉著發呆的葉人豪直接往前奔去。

他這一吼，叫醒了所有呆愣的人們，他們根本不知道為什麼要跑，但是氣氛搞成這樣，跟著跑就是了。

王政一邊跑，肩上的攝影機依然拍攝著逃難情況，張珮娟也不忘邊逃難邊做報導。

直到他們看見聲音的來源為止。

隧道的山壁從遠方一路向他們迸裂而至，整條隧道出現駭人的裂縫，石壁剝落，石塊也跟著砸下，莫言要大家只管往前跑，千萬別停留，但還是有人因此緩下腳步。

「地震嗎？」李警官大聲問。

「不會吧？沒有天搖地動啊？」大熊警官大聲回著。

餘音未落，天地忽然震了起來！

「哪個烏鴉嘴啊？」莫言大手一勾，把閻皓羽拉到身邊，要他們表姊弟蹲下，先穩住重心再說。

遠處傳來轟隆隆的地鳴聲，大地彷彿在悲泣，天地震盪的威力讓人心驚膽戰，而山壁裂開的縫裡開始滲出地下水……不！莫言皺眉，詫異的望向石壁。

鮮紅濃稠的血水大量從裡頭滲了出來，血水自山壁內衝撞上地面，裂縫越來越大，血水也逐漸洶湧，腐臭味充斥著整個隧道，張珮娟的乾嘔聲證明每個人都聞到了！

「不對、不對！大家都起來！」莫言看著迅速蔓延到腳邊的血水，那是褐色的血液，已經是腐敗的味道，「繼續往前走！」

「地還在搖耶！」王政不悅的回吼著，遠方疊在一起的汽車因為震動而摔了下來，在隧道裡發出駭人巨響。

「快跑！」莫言懶得解釋，拉著葉人豪便繼續往前奔。

這不是地震，這是有東西在作祟，他們要是再不走，勢必會淹死在隧道裡！

他一向不喜歡隧道，既封閉又陰暗，一條狹窄的道路，天曉得進的是生門還是死門啊！

而剛剛他隱約聽見的怦怦聲變得清晰，而且節奏變得更快了。

「是出口！」葉人豪指著前方的亮處大喊著。

血水已經淹滿了地面，每個人的步伐聲中都帶著水聲，血水越升越快、越流越急。張珮娟的尖叫聲不絕於耳，她淺粉色的套裝被暗紅血水濺的到處都是，張局長的低咒聲不時傳來，而最早奔走的紅老大早已不見蹤影。

結果葉人豪說對了，那些車主恐怕是在逃離！

「砰！」莫言身後的山壁竟然直接落下一大塊壁面，血水如同小瀑布般洶湧而來！

「哇啊！」王政回頭望著，瞬間加足馬力，跑得比張珮娟還快。

莫言也不由得回首，看著大片脫落的山壁裡，有著比這條隧道、這腐爛的血水還要驚人的東西。

一雙金黃大眼熠熠有光的鑲在牆裡，血水宛似它的淚水，盈眶而出。

「破妖！看前面——」

「砰！」